



活生尼利梭黑

生麟劉 著編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不 准 翻 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再版

墨梭利尼生活（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著者 劉麟生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各 省 世 界 書 局

本書於中華民國廿一年八月廿一日經國民
政府內政部註冊發給第一四九七號執照

書局

引言

近來各國關於法西斯主義和墨梭利尼的書籍文字，不知道出版了多少。足見世界對於意大利政治的注重，也足見意大利新政治的重要了。

本書的著者，名叫費俄里 Vittorio De Fiori，是墨梭利尼的好友，在意國新聞界中，服務甚久。現在仍為意大利民衆報的記者。這個報紙，是墨梭利尼的機關報。那麼他對於墨氏的信仰，是不言而喻了。原書是意文，由意大利人裴氏 Mario Pei，譯成很好的英文，在美國出版。

譯者以為現代的政治，要參酌現代的趨勢，方可以謀解決。現代政治的趨勢，固然不必全是好的，然而都有研究的必要。孔子說：「觀過斯知仁矣。」拿各種政理和政治上的實況，來做我們的借鏡，總可以使得我們知己知彼，得益不少。所以原書是有一讀的必要。此外重要人物成功的所在，也值得我們的注

意。這都是我譯此書的本旨了。

十八，九，廿六。譯者題於陶谷。

目 次

第一編……

第一章 幼年生活……

第二章 學生時代之墨梭利尼……

三

第三章 落魄生涯……

六

第四章 墨梭利尼的流蕩生活……

八

第二編……

第五章 爲當局所忌之墨梭利尼……

一〇

第六章 還我河山時代之墨梭利尼……

一三

第七章 墨梭利尼的藝術生活……

一四

第八章 革命家之墨梭利尼……

一八

第九章 領袖時代之墨梭利尼	一一〇
第三編
第十章 墨梭利尼之放逐生活	二四
第十一章 辦報與宣傳生活	二六
第十二章 墨梭利尼之編輯生涯	二八
第十三章 墨梭利尼之宣傳生活	三三
第十四章 墨梭利尼之戰士生活	三六
第十五章 一片愛國聲	三九
第十六章 意大利的新戰爭	四一
第十七章 法西斯蒂主義的產生	四四
第十八章 黑衫黨	四九
第四編
	五二

第十九章 救國生活.....五二

第二十章 不流血的革命.....五五

第二十一章 到羅馬去.....六〇

第五編.....六四

第二十二章 墨梭利尼之英雄生活.....六四

第一編

第一章 幼年生活

羅芒雅（意大利西北諸省中的一部份）Romagna 的人，是非常的深沉，但是
俾尼佗墨梭利尼 Benito Mussolini，是非常的富於情感。墨梭利尼的脾氣很壞
無論什麼時候，可以看見他的大眼睛；真是目光炯炯，好像隨時要和人爭執
和人動怒一樣。墨梭利尼也有和顏悅色的時候，不過同海洋中波平浪靜一樣，
不常見罷了。總而言之，他是充滿著理想和變化，情感和希望；動的時候多，
靜的時候少。

俾尼佗墨梭利尼，在一八八三年七月廿九日，生於羅芒雅區福利省 Forlì 勃

烈達彪市區 Predoppio 之多維亞城 Dovia。他的強項性質，是從他的母親羅薩毛爾多尼 Rossa Maltoni 遺傳來的。毛爾多尼，很崇拜人的道德，曾經做過小學教員。在當時做個小學教員，是一種極苦的生活，頗不爲人所重視。她教訓她的兒子，總是說「貧可驕人；世界上可貴的人，是高貴的精神呢。」

他的父親，名叫阿賴桑德羅 Alessandro Mussolini，是富有革命性質和暴動精神。他替他的兒子，起名叫俾尼陀，是紀念墨西哥革命家俾尼陀賀來斯 Benito Juarez 的意思。墨梭利尼的家世，是發源於波龍雅地方 Bologna。自從一四三〇年以來，他們家裏，出了很多的政治上領袖。現在波龍雅城，仍舊有一條街，叫做墨梭利尼街。百年以前，還有墨梭利尼塔咧。墨梭利尼，常自稱爲「人民的兒子」。

他從六歲到九歲，在小學讀書，非常的頑皮。回家的時候，頭面往往弄破，或腫起來。但是他很能照應自己，他現在說起幼年的生活，很津津有味咧。

他幼時最歡喜雀子。有一次，偷了一羣打獵人的畫眉鳥，被人所追；他爬山渡河，始終不肯放棄這隻雀子。他幼年的時候，又好吃。一天偷了樹上的櫻桃吃，弄的臉上都是櫻桃汁，趕快跑回來，路旁的人，以爲他受了傷，拚命的追他。他知道被人發現之後，必定挨打，於是跑得更快。又有一次，同羣兒偷農家的木瓜。這個老農，非常的吝嗇，看見他們，便拿一根木棍來打他們。他們便跑出去，一個小兒跌傷了踝骨；墨梭利尼聽見哭聲，便回來拖這個小孩子，再往前跑。

墨梭利尼的母親，常常帶他到禮拜堂去。但是他不歡喜做禮拜，見了長而無味的演說，不明不暗的燭光，唱來唱去的聖詩，那是令他很不自在的。不過他的母親，一定要叫他受些宗教教育。他的父親，雖然反對，也沒有辦法。因此進了賽而勝寄宿學校 Salesian Boardian School。

第二章 學生時代之墨梭利尼

墨梭利尼預備入學了，他同妹妹愛德維基 Edvige 和弟弟阿那爾多 Arnaldo

握別的時候，依依不捨。此外又捨不得他心愛的金絲雀，於是含著眼淚，跟他的父親，上驢車來了。走不到二百碼，驢子跌了一交，他父親以為這不是佳兆。但後來一路平安，一路上聽著鳥泉聲，使得墨梭利尼更是思家罷了。

他們經過福利地方，到晚間方纔到賽而勝學校。一個老教士出門迎接，稱讚他是一個活潑的小孩。他的父親就回家去了。墨梭利尼便大哭起來。他在這個學校，仍舊頑皮。和同學們爭吵不已。罰了幾次，還是無效。學校於是開除了他。

他的父母，送他到另一學校。胡鬧的脾氣，依然不改。不過他的聰明，的確是出人頭地。一位視學員，很佩服他。說他到三十歲，便可以做宰相呢。他最喜犯規，一天市政府開音樂會，他要求入座，當局不肯，他便翻窗進去，搶了一個座位。這時候他漸漸用功，功課實在很好，不過反對校規罷了。有一次口

試，他說話至半小時之久。考試員給他一個零分，但是稱讚他的口才真好。放假的時候他總是練習演說的姿勢。母親問他幹什麼，他說：「我長大的時候，我一定教意大利，受我口舌的指揮。」

墨梭利尼幼年的生活，真是像暴風疾雨，變化甚多。但是他腦中，是充滿著幻想。在學校中沒事的時候，一天到晚，歡喜寫羅馬的城名。大的小的，遍布在紙上。他很想到羅馬去一游，不久他同母親到了拉溫那 Ravenna 旅行，瞻仰大詩人丹第的遺墓，甚為感動，非常羨慕藝術的魔力。

他雖然活潑靈敏，但是學校中的成績，不能出人頭地。十五歲時候，得了一個師範科畢業文憑，可以做事了。然而俾尼佗性質暴躁出名，他想在市政府謀一祕書之職，不能成功。實在是市政府中人有一點怕他，不便錄用。弄得他父親很怒，寄信把市府，罵了一次。試了好幾次，方纔得著瓜爾迪里 Qualtieri 城中一個小學校教員。不久又到奧涅利亞 Oneglia 去授課了。

第三章 落魄生涯

學校的生活，未免太沉悶。俾尼佗在一九〇二年某一天，捲了行李，一個人出門去，也不向他的朋友告別。他要觀察世界，做些暴動的工作，並無什麼一定目標。

他走到奇亞梭 Chiasso 地方，預備候車到瑞士西部。買一份米蘭報看看，忽然看見他父親被捕。原來勃烈達彪地方，有社會黨暴動，他父親是其中領袖之一咧，俾尼佗此時有進退維谷的樣子，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決定繼續前行，不過身邊只有兩個里拉，（每一里拉，聯合華幣五角。）二隻角子罷了。他的落魄生涯，可以參看他的信。

「我坐火車到呂受翁 Luterne，車中很多意大利人，都是流蕩到外國的。

我倚窗靜看，外面月色甚佳。山上充滿積雪，映著湖光，煞是好看。夜間

人人都睡，我一個人還在那胡思亂想。到了瑞士境內，一陣淒風苦雨吹過來，真令人想到意大利國風和日煥的可愛。思鄉之情，不言可喻了！」

「到了呂受翁，換車到伊鳳墩 Evondon，便下車住宿。第二天找得一件工作，在磚匠家裏幫忙，每天十一小時工作，每小時工資三角二分。運了一天的磚，夜間覺得兩膀都腫痛起來。第二天做事，看見那胖東家，好像接見瘋狗一般。他說我衣服太好，我氣得沒有話說。過了一星期，我向他要工錢，并且辭職。他把我二十個法郎，罵了我一聲，我也不回，便買了一雙新鞋子。第二天上羅山 Lausanne 去了。」

墨梭利尼到了羅山後，尋了一天事，尋不到工作。身邊錢用盡，晚間一到，飢寒交迫。在冷靜的街中，暖來踱去。忽然看見亮的地方，走過來却是人家廚房。男女老幼，正在聚餐；他便大踏步進來，各人都向他一看。他說：「可有麵包嗎？」沒有人回答，他停了一會，一個人取了一塊麵包，送他。他說一聲

「謝謝」，也沒有人作聲。他便說一聲「晚安」走了。他心中好不難過，但是沒有法子，只好吃下去。

第四章 墨梭利尼的流蕩生活

後來俾尼佗做過泥水匠、腳夫、縫工、廚房跑腿等事，都不能久於其職。因為他總是不守規則。於是游蕩生活開始了。但是他蕩來蕩去，他的知識方面，却也大有進步。有時他也到大學中去聽講，由瑞士到法國德國奧國，處處研究他們人情風俗，并學習他們語言文字。最後回到意大利，見他的母親。在伯薩格利里 Bersaglieri 地方，當步兵。可惜他母親在這時間去世，他悲得傷很。但是他還能自己安慰他，寫信把他的學長說：

「我代表我家中人，謝謝您唁慰的好意。我現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照您所說的，我應當服從先母的教訓，好好當兵，好好做人，女子可以啼啼

哭哭，男子要能吃苦，不怕死，纔可以救國，纔可繼承先烈的遺志咧！」

期滿之後，俾尼佗仍舊到瑞士，度他的求學的流蕩生活。有一夜，他又是飢寒交迫的時候，走過一條繁盛的街衢，笙歌徹耳，他覺得看了這個環境，更加悲慘起來。只有兩條路好走。或者擾亂治安，被拘入獄；或者避居他處，不與世人來往，他擇了第二個方法。

那天晚上，他躲在一個沒有水的橋下。過了一夜，天上的星，是他的燈；地下的蟋蟀，是他的音樂。清風吹來，真是涼入心脾了。後來又有蚊虫聲，關門閉戶聲，到了星斗沉下去的時候，雨聲淅瀝而來，越下越起勁。墨梭利尼醒起來，瞥見附近有一個木棚，是一片印刷廠的東西。於是走過去，由窗子爬進去，全是紙張油墨的氣味。他也不管，便在紙堆上睡著了。

到了第二天紅日高升，他方纔醒起來。看見一個警察，直立在他面前。問他道：「你在此幹什麼？」俾尼佗答道：「監視廠房，你不看見麼？」警察說：

「起來。」俾尼佗道：「我早飯還沒有吃呢。」警察說：「快走罷，還說什麼！」於是抓他到監獄裏去。

獄中的同伴，是個老醉漢，身上污穢得很。他問墨梭利尼說：「你是意大利人，是不是？」墨梭利尼不敢回答。他又問道：「是不是刀子生意經嗎？」墨梭利尼真是受不了，氣憤憤的說道：「不是，不是刀子的事情。意大利人不用刀子，他們只用剪子剪頭髮，剪指甲，用水洗臉，不侵害別人呢。」這位老流氓也無法了，回向墨梭利尼呵欠了一聲。

第二編

第五章 爲當局所忌之墨梭利尼

俾尼佗到了日內瓦，和一般文人政客來往，他們很佩服俾尼佗的聰明和志趣